

晉書 十九

載記

符堅下  
符丕  
符登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萇  
姚興下

姚泓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贇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8

七二



文庫11  
D 251  
18.52

010190559152



晉書載記卷十四

符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

晉書載記卷十四



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  
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  
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  
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  
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  
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  
西流惟有雉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  
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

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  
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  
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  
新平地古顛項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里應出帝  
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項有云河上先生爲吾  
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  
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  
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



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

受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

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于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符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



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  
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  
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  
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  
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  
之略討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  
伐南喬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  
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  
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襯啓顙軍  
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

長非尋

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之  
白雲于中壇受萬歲于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  
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  
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  
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  
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  
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令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



晉書載記 卷十四  
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回乎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

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于心矣羣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



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部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

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輅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攜，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



晉書載評 卷卅四 不  
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  
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  
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  
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  
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  
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  
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  
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  
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  
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

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王上欲  
有事于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  
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  
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  
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  
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  
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  
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  
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  
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減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匈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墮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至，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于外，資財竭于內，是故聖王之行師



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于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討去將安

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于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竄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



晉書載記 卷十四  
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  
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安  
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  
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殷及  
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  
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殷次  
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  
歸殷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  
二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

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  
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  
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  
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  
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王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  
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衛軍  
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  
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  
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  
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一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頗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擒禽賊帥堅

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



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  
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  
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  
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  
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  
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  
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  
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  
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

馮夢龍曰  
此語耳乃  
可謂致

單騎遁還于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  
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  
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妾施不爲  
惠妾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  
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  
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  
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  
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  
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



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鄆，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

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鄆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鄆，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



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  
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  
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  
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  
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于幾甸實  
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  
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  
史鎮蒲坂徵苻戲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  
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

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  
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戲勇  
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戲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遏也戲弗從戰于華澤戲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  
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  
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  
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  
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  
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



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  
鉅鹿公輕憲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  
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于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  
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  
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  
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于關東泓沖稱兵內侮  
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  
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  
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  
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

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懲其反叛之  
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惟異特  
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  
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  
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  
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  
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于是進向長  
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  
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  
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



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思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拔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大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長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

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符方成驪山拜符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符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符琳率衆三萬擊



晉書載記 卷十四 十一  
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媵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娣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

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



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符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問知符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符謨高邑侯符亮阜城侯符于常山固安侯符鑿中山太守

王亮于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群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



晉書載記 卷十四  
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于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

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樵蘆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于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于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



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驥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旣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遭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于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予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叅軍徐義宦人孟豐告符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符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



晉書載記 卷十四  
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  
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  
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  
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爲沖所  
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  
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  
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  
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

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荀輔將降之郡人遶西太守  
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  
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  
哉輔大悅于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  
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  
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  
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  
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



初石季龍未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  
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  
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  
以爲慚故相率距長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  
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  
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  
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  
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  
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  
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

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  
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  
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  
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  
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軀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  
也宜善恩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  
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  
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  
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  
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獻歎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



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其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于是遣衛

將軍楊定擊汧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稟將中山公說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爲謠曰長鞬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于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



于比白曰  
阿得脂  
獨游鳥之  
屬力耶

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紳色白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瞑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



佛寺咸應謬言矣。不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舂為業。嘗貨舂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同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

詩辰翁曰  
盡疎曠  
之致



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  
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  
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典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  
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  
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  
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  
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  
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  
宰寧國以禮治亂衆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

劇邑謹爲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  
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  
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  
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于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  
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  
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  
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  
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  
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



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于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受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震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于

濟時矣太平于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識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



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  
竒卿于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廻考槃  
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  
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彞倫始敘朕且欲從容于  
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  
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  
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又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  
崇重叅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

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叨之臣何  
庸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  
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  
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  
其如天下何願廻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  
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  
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  
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  
敘于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



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之所弘益至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欽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  
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  
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  
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  
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  
于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日不忘  
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  
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未形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  
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

才理辨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賢  
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  
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  
還頗有惟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  
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  
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  
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  
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  
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



音書輯言 卷十四  
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人，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于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叅問其母動止，或月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



晉書韋謏傳 卷十四  
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  
功堅旣有意荆楊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  
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  
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  
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  
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  
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  
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于衆乎堅之將  
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  
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  
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  
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闢軍旅苟說佞諂之言  
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  
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  
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  
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



晉書載言 卷十四  
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于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楊州。風流邁于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几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真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

同慧  
史識勞新



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

音義

餒如罪反 荷居綺反 劫渠京反 憮武音 髀傍禮反 潛數版反 戇丁降

及堰於建反 鶴古段反 碭山音音 培與坎同 長鞞所交反

也 鬻音育一作音本 揃字林揃音 唎與晒同 睚上

士解反下 如私箭 緹反

晉書載記卷十四終

晉書載記卷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頰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



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  
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符沖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  
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  
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  
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  
爲衛將軍濮陽公陽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  
爲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

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  
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梁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  
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  
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巴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  
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  
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  
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  
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  
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王上傾國南



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  
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  
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懼曰誠深憂之未  
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  
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于原弗可敵也  
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于今行唐  
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  
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  
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  
于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  
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  
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  
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  
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  
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  
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充  
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  
侯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  
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



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  
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  
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  
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  
討姚萇丕天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  
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  
征南大將軍開封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  
將軍皆進位州牧于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  
弃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  
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  
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興司空蚝等謹順  
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  
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  
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  
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  
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  
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死沛宗臣或四七勳舊  
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  
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  
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



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太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

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柩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



晉書載記 卷十五  
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  
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茶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  
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交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  
功曹張倚踰城聚衆應麟交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  
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  
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太戮身  
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  
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  
卿不忠不孝之

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  
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  
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充及固安侯苻鑿並  
爲麟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  
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  
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  
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  
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于是嬰城固守旣而  
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  
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



君于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

不又進  
王騰為驃騎大將軍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

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聖光漢道百

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為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卿豪或勅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于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



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  
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爲首尾  
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  
鄯善王胡員叱護羌中郎將梁荀奴等與萇左將軍  
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  
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  
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  
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  
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于是大饗諸將青  
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  
休戚是目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  
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  
室踈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  
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  
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  
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  
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  
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  
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  
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



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不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楊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儋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不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楊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



晉書載訓 卷十五  
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柳蔽之登乃屏迹不  
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  
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  
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  
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  
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歿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  
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眾  
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  
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饑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飽  
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  
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丕尚書寇遺奉丕  
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  
于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王眾咸  
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  
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  
州鳳翔秦隴此師蹙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  
格天地宜此讓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  
可顧曹賊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



之業也。登于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魯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文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



于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六王遠蹤光武繼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于是二縣虜帥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頽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泝維二城魁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殺堡陷之沛殺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友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



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着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爲兄報耻于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依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

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顧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



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  
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  
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  
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  
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  
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  
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  
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  
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  
龍世子鶯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龕  
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  
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  
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  
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  
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  
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  
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于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  
隴東萇救之不尅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  
杏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  
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



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恥，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尅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尅。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魯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佑，皇鑒垂矜，所在必尅，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



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請  
廟于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  
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  
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  
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  
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  
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  
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  
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入  
堡衝請救于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  
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  
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盡衆  
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  
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  
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  
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  
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  
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  
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  
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



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  
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  
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  
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  
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  
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  
室叅軍天人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椽  
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  
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  
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作多君子  
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  
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  
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  
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  
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  
匡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王滅  
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  
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兀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  
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  
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  
竟請託路絕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  
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  
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  
姚萇罪應萬死至上止黃眷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  
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走輩豈  
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  
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  
宸遷鼃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  
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乃附欵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  
承家克隆凶緒率恩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  
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  
曾無心于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  
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



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綽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跨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疑山。䟽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承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音義

犍為渠言反 麟力珍反 猗于宜反 吒陟加反 械胡界反 輜上 駟

持反 下 刻鋒字林古 稍所角反 彌姐慈野反又作可

裸郎果反 瞬舒閏反 咎丑之反 湟胡光反 泮普半反 鼃字林

蝦墓烏佳反又烏媯反 蠶水蟲也芒耿反 蔓丑芥反 復苻逼反

晉書載記卷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鄒率種入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鄒玄孫柯廻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



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  
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  
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  
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  
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  
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遷  
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  
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  
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  
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叅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季龍寵嫗之弟也嘗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  
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  
剛直不迴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陽季  
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



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亾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見死來愁耶乃至于疾見小時不能使奸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羗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以不于是貫鉞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于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叅軍其寬恕如此弋仲



晉書 卷十七  
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共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襄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眾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敬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磧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欽歧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郗為前部帥，強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中流矢。



死賴其弟長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  
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伏衛輻中以  
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  
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  
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  
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  
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  
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  
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  
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  
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  
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  
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  
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  
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  
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斡等千餘人執晉堂邑  
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



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率而勤撫恤之于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弃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噐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萇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符生遣其將符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符堅鄧羗等要之襄將戰沙門



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  
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羗師來逼襄  
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  
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符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  
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萇字景茂弋仲弟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  
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竒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  
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且  
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  
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

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赦  
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符生符堅以萇爲揚武  
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  
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  
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  
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符堅寇晉以  
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  
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  
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敗于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  
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  
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  
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  
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或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  
變觀沉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  
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  
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麗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  
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  
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  
尹嵩裴駟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容冲與符堅  
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爲質于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符堅先  
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  
平安定羗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  
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  
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  
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  
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  
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  
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  
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爲慕容冲所  
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  
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  
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奚忠率騎圍堅  
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

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  
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  
虛盧水郝如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  
衆數千堡據馬嵬如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  
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  
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  
常安立妻蚩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  
以火德承符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  
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  
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



秦州與符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說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符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符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于萇曰符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快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符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符氏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與符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



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  
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  
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  
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  
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  
以供戎事身食一昧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  
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  
索盧曜請刺符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  
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  
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  
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于是  
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  
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  
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姚碩  
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登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  
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符登窮寇歷年未  
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王  
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  
業不成氏賊不滅平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



五言書報言 卷十六  
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  
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  
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符登藉烏  
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  
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有十餘  
年乃能一同于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  
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于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  
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  
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諱言之于萇，萇大悅，賜  
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

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兵數萬人攻安北。姚當  
城于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于李潤。萇議  
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  
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  
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  
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  
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  
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  
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  
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



北無復餘也。禡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禡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禡飛衆大潰，斬禡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于營處一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

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雋異，弃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羗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



晉書載記 卷一  
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符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



晉書車胤傳 卷之六  
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  
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  
長安召其太子興請行營征南姚方成言于興曰今  
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  
害宜盡除之興于是誅符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  
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  
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  
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  
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  
尹緯言于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將領英略  
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關  
闕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  
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  
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  
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  
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  
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  
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  
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  
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



諛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弋尚書太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典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女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音義

鉀音申 礪音破 上口勞反 幅音芳 逼音逼 闕音闕 二音

卷

晉書載記卷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符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于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



疑阻今符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  
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  
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  
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  
之符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  
距登登衆甚盛典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  
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  
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  
而制人者蓋爲法也符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  
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  
大等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  
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  
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  
安定先是符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  
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  
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  
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  
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  
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



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  
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  
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  
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于貳城爲魏  
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  
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  
爲皇太后配饗大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  
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  
伏乾歸降于興與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  
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  
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  
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  
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  
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  
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  
旣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  
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  
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  
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  
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興



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言乞依前議輿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領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于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絕三軍大飢緯言于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輿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奔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苻氏男姚買得欲因輿葬母虵氏殺輿會有告之者輿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輿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輿與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輿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輿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



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  
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民屠飛  
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  
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  
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  
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于聽政三暇引龕等于  
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

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  
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  
說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  
機密說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  
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束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說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  
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  
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



晉書載記 卷十七  
將牧守宰各降一等于是其太尉姚旻公等五十三  
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震  
于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  
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清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  
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  
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  
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  
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  
李彭皆以贖貨誅于是群國肅然矣洛陽旣陷自淮  
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  
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  
兆韋華譙郡夏侯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  
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  
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摠  
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  
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  
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賸姚緒鎮河東興待  
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  
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  
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



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  
誓衆之法以損益之典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  
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  
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  
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  
日盛興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  
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  
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  
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  
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  
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  
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  
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  
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  
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替乃從  
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  
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  
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



晉書載記 卷十七  
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  
河東興于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  
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  
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顥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  
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廟  
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  
太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  
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  
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  
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  
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  
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  
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  
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顥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  
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  
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  
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  
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  
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 攻呂



晉書車言 卷十七  
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  
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  
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  
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  
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  
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  
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慶龍驤  
將軍郭恭等貳千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  
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  
父也能辯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  
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  
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  
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  
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  
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  
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  
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謹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爲  
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儻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  
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



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軍安爲僞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僞檀僞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僞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



晉書書言 卷一  
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  
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  
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  
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  
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  
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  
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  
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  
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  
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  
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  
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垣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  
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  
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  
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  
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  
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  
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歛俱寇漢中  
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姚顥請通和顥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郎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欽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于關中興珽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麇言于興曰戊亥之歲當有狐寇起于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于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



晉書車記 卷十七  
髮僞檀獻與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以爲忠于已乃  
署僞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  
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與請留尚與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與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  
不接衙膳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  
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上資狄若僞檀才望應  
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頭  
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  
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辯何故以一方  
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

南臺所禁天監玄鏡覽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  
裴氏年垂知命百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  
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  
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  
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  
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于當  
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  
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  
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  
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



晉書 卷十七  
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  
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  
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  
天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  
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于楊桓非尚明矣興曰  
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于楊桓  
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酉土時論甚美方敞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  
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  
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  
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音義

泓氏

胡犬反又胡堅反  
上黨有泓氏縣

彭

音靜

眺

他日反

驢磴

魚列

沮渠

子余反

洸

古皇反

霽

內沃反

梃

式連反

番禾

羊益反

晉書 載記 卷十七 終



姚興下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  
 州別駕呂管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  
 盛遣軍臨澧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  
 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  
 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  
 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  
 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  
 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



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  
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儁檀  
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儁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  
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  
順流東伐劉裕與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  
弼後軍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儁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  
曰儁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  
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與不從勃  
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

王師聲討勃勃儁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  
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  
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儁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  
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  
慰河外率衆而還儁檀遣使人徐宿詣與謝罪齊難  
爲勃勃所擒與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  
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  
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正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  
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與與遣平西姚



晉書 卷八十八  
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晟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

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歎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鬼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鬼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



不戰自潰，鬼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執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檀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殪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王蒲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辯，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蒲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



守任蘭蘭厲色青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  
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  
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  
遣元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守曹熾  
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  
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  
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  
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  
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  
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  
定興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  
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  
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  
暉作亂西北僭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  
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  
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  
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便宜行事然任  
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  
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  
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



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竊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與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顯川太守姚平都

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長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吾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簫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



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  
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  
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  
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  
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  
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鶩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  
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  
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  
念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  
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

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  
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  
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衆寡不敵爲  
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念之言興善之  
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  
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  
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  
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  
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  
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



遼退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  
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  
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  
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長廟興以大臣屢  
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  
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  
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  
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  
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  
姚洛都討之歛成爲羌所敗甚懼請趙興太守姚穆  
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  
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  
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  
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  
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  
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斬欲廣樹爪牙彌縫  
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  
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  
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  
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



晉書韋謏傳 卷之八  
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  
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  
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  
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  
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  
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  
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  
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  
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  
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曼鬼

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懿  
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  
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  
儲宮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  
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  
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  
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  
陽平西姚謩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  
羣臣征虜劉羗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  
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胥不穆愧于四海卿等



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度阻  
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  
加法者且可割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闕之禍  
全天性之恩典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  
見如昭所陳典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  
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典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  
及弟謙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典弗許時魏遣  
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  
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  
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  
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  
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  
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  
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謙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  
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  
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  
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  
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  
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  
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



晉書韋謏傳 卷一百一十八  
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  
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  
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  
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於寡妻聖  
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  
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  
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  
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  
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  
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

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潁多奇士吾應  
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巴東淮漢巴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于智效  
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  
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  
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  
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  
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  
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



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  
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  
之毀已遂譖宣于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  
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  
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  
昭言于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于外陛  
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  
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  
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歛曼  
龜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

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燕王文思新蔡  
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  
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  
將赫連建率眾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  
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  
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  
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  
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  
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  
劉裕供御主上克薄音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



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  
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  
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  
御史唐盛言于興曰苻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  
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  
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  
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  
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擗宦宦乃  
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  
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弋仲稱  
疾不朝集兵于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  
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于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諸  
子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  
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  
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  
尹昭歛曼鬼于諮議堂密謀收斂時姚紹屯兵雍城  
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  
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  
謂梁喜曰泓天心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  
全吾子于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于興曰樊



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  
仰仁虛已以荅天譴與納之正旦與朝羣臣于太極  
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  
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與甚神禮之常與隱  
士數人預于讌會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  
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  
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  
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  
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于黃龍門樽下弼  
黨見與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  
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  
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  
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  
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  
冲等不從欲隨與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與之存亡疑  
而不發與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與兵禁中  
防制內外遣欽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與疾  
轉篤與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  
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于是愔與其屬率  
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欽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



真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欽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欽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



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  
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  
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甚愛其博識引爲  
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甚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  
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  
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甚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  
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  
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  
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  
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  
之徒故耳甚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甚死緯與姚  
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  
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  
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  
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跡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  
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  
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  
于夷吾識韓信于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  
求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  
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



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  
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  
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  
忠成侯

音義

澹口

水經曰澹水出襄鄉縣東北陽中山澹疾胤  
反南都賦云強澹藥澹發源岩穴卽此水也

表

莫侯反

平輿

音覬

覬

几利反

洿

音烏

晉書載記卷十八終

晉書載記卷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與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  
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  
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  
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敘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  
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  
叅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

晉書載記

卷十九



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始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思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秘不宣喪南陽公姚恢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又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旣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于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羗三千家于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羗酋党



晉書載記 卷十九  
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  
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  
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  
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叅軍韋宗姦諂  
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  
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  
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  
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  
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  
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

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討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  
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  
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  
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于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  
獨享其福得不愧于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  
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  
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  
平陽攻立義姚城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  
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



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蒙古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  
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弘遣後將  
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  
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  
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  
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  
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  
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  
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遂及于難識者以爲秦州  
弘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  
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  
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旣剋陰  
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  
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  
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如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  
西姚謐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  
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  
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  
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  
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兒子倦入



晉書載記 卷十九  
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  
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謀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歛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  
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  
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將  
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  
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  
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  
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  
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  
屬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  
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  
還長安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  
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  
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  
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  
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  
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  
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



晉書載記 卷十九  
吏部郎懿橫密言于泓曰齊公恢于廣平之難有忠  
勲于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  
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  
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  
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  
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  
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  
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  
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  
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  
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  
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  
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其毀之固勸洸出  
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  
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  
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榮陽武牢諸城  
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



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亦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險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勒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公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于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于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于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



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  
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  
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  
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  
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  
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  
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  
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  
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  
公會于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  
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  
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  
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  
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  
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  
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  
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  
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  
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  
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



南攻郢城鎮西姚謐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  
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  
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  
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  
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  
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  
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  
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  
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  
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  
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  
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  
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  
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菴之何讚曰懿等所  
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  
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  
見陛下泓于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  
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  
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  
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



晉書載言 卷十九  
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  
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板襄邑堡建威薛昂奔河  
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  
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  
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  
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  
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于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  
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  
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  
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口  
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  
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  
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  
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  
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  
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  
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  
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  
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覽  
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



晉書書言 卷十九  
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

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謐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



晉書載言 卷十九  
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于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澧



晉書華言 卷十九  
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謙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楊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

其于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于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戈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



晉書韋謏傳 卷之八  
暴主闡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嘯命羣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畧，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定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畧尅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梁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于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于喪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柝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戈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與始  
崇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音義

雒古侯反殷殷有聲殷音隱瞋昌隣反沈古皇反完胡官反墨

蠶祿戈反蠡吾禮倚居綺反禪將頰卑反嘔一拔蒲反

反無無府反

晉書載記卷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耜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劔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一



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  
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  
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  
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  
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  
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  
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  
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  
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  
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  
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  
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望高祖以其功復同豐  
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  
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  
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  
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



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  
遷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  
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  
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  
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  
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閩式趙肅李  
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  
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  
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  
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滯逆  
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  
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紹徵益州刺  
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領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  
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羗率多勇壯廞厚遇之  
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  
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  
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  
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廡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混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議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於今互應天時順人心極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廡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互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奩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



不許矣怒於廡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矣皆廡  
腹心也特兄弟旣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  
已遣長吏費遠健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  
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十餘人夜襲  
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  
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  
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  
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  
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  
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  
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  
尉義歆蜀槌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  
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  
寶物尚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  
於縣竹王敦辛冉竝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  
互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苻下秦  
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  
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廡功拜



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  
書下益州條列六氍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  
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已  
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  
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  
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  
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  
傭力及聞州氍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  
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  
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  
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  
能送六氍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  
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  
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  
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  
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  
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日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  
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



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  
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  
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  
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條互爲備特納之冉苾相  
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  
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  
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竝等潛  
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  
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  
不運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  
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  
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氐流  
人推特爲主特命六氐人部曲督李合上邽令任臧  
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  
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  
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  
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  
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輝特不敢進冉智力旣  
窘岫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  
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



晉書 卷二十一  
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允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弟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嗣李恭上官鼎李攀費陀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遠趙款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挫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闔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

肅然百姓爲之誼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暉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羈丞毛植五官襄珍以羈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



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  
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  
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  
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  
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  
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  
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  
軍遂潰特義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  
七  
資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

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  
喪還之以騫頤爲德陽太守頤略地至巴氐之墊江  
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  
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  
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  
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  
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  
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廼攻  
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  
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



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竝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儋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

督李璜助任

賊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流後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



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昂，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朱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頌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竝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舍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王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



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  
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竝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  
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  
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  
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  
說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  
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  
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  
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

爲王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魏督郵主  
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  
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  
辭州羣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  
之拜中書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翁  
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存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  
爭附之與六肥流人避難過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  
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  
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廞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



關張也及將有暴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  
督使招合六羆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  
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  
十匹被誅之日六羆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音義

驛

胡老反

碭

杜浪反

黔中

音寶

寶

南蠻反

才冬

苾

毗必反

許金反

悞

乃亂反

檉

勅貞反

汜

音黃

郢

符羈反

才冬

苾

毗必反

晉書載記二十卷終

晉書載記卷二十一

李雄

班期

壽

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覆甕自門升天  
一甕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馳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  
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  
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晉書 卷二十一  
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爲  
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  
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雍軍饑甚  
乃率衆就穀於鄴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  
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  
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

元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

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  
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氐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請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  
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  
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  
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  
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  
勲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



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  
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  
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  
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  
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  
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于蜀先是南土類歲饑  
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毅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  
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  
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  
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  
帳下文頌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  
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頌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  
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驥謂司空上官  
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  
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



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縲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圓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圓至驥與圓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圓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暉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嶲太守李釗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土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玲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玲玕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玲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玲稚死者數千人玲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



晉書 卷二十一  
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  
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  
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  
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元帝吾兄適統不  
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幾于戎戰班  
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  
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  
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  
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  
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  
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  
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  
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  
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  
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  
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  
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



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

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



取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  
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  
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  
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  
下主當網羅四海河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  
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宮令褒進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酌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  
出衷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  
懼其失是以一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雄爲國無威  
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  
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傳納  
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  
隴西董融天水文斐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  
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  
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爲性汎愛運修軌度時諸李子第皆尚奢靡而班常  
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令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熙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塋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一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懼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旣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珣於涪珣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



晉書 卷二十一  
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勲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成南鄭雄子備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

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



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  
暹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  
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  
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  
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  
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  
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  
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  
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  
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  
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  
日悉平諸氐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  
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  
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  
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  
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  
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  
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



晉書書言 卷二十一  
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  
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  
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  
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  
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  
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  
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  
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  
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  
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桓馬當爲股  
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  
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  
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曾氏爲  
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  
守李軌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  
盟于前殿徒軌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倏  
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  
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  
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



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  
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  
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  
異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壽於是命  
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  
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  
下則疆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  
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  
保成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  
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  
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殷從鄴還盛稱季龍威  
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  
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  
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寔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  
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寔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罷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  
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



晉書書言 卷二十一  
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入年壽死  
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  
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  
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關  
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  
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驥爲漢始祖廟特雄爲  
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  
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群士人皆  
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  
越檣上書勸壽歸正返本稱帝稱王壽怒殺之以滅

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死  
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驥殺李鳳  
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  
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  
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  
爲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昭奏熒惑守心以  
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



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更  
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第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  
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  
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  
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  
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諫  
許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許者李  
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  
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  
旣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餘至此始從

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  
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  
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  
感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  
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  
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  
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胥堅等數千  
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胥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驚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十五  
后典渡淖之師是知戎狄亂華孽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維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夫統於猶子託

置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爨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寃變罹災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塗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亦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鼉野戰羣龍李特  
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  
繼軌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音義

邽 音妻

硯 胡狄反

釗 指遙反

玲 胡細反

琤 音年

吧 字方廉反

獠 音老

鑽 之反

瘍

左傳云生瘍於頭字

林瘍頭瘡也音羊

吮 徐棗反

律 子威反

獠

鑽

之

日







